

## 教宗保祿六世與當代世界對話願景分析

### An Analysis of Pope Paul VI's Vision for Dialogue with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向洋◆

XIANG Yang

【摘要】保祿六世常被譽為「對話教宗」，他對人性的關注和在外交事務與傳教事業上的智慧尤為人所稱道。在繼續組織召開梵二大公會議過程中，保祿六世基於對教會身份的反省和福傳使命的催迫，主張從對話開始，秉持「真理與仁愛」的準則走向人群，以調整教會自身，回應現代性進程。本文藉著對他關於對話的觀點、準則、方法和願景等的分析，旨在探討梵二大公會議以來教會為何及如何進行對話，及希冀對理解當下正在進行的中梵對話有所啓發。

**關鍵字：**對話、保祿六世、梵二大公會議、中梵協議

- 
- ◆ 作者向洋是中央民族大學宗教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禮儀神學、聖保祿六世思想。著《教宗保祿六世與當代天主教禮儀更新》。

**Abstract:**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Pope of Dialogue”, Paul VI was especially noted for his concern for humanity and his wisdom in foreign affairs and missionary endeavors.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ing to organize the Vatican II Council, Paul VI,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urgency of the mission of evangelization, advocated starting with dialogue, and reaching out to the peop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and love, in order to adjust the Church itself and respond to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 By analysing his views, principles, methods and vision for dialogu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why and how the Church has been engaged in dialogue sinc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nd hope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ongoing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the Vatican.

**Keywords:** dialogue, Paul VI, Second Vatican Council, Sino-Vatican agreement

## 前言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第二期會議前，保祿六世被選為教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有時人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新教宗有權決定大公會議是否繼續召開，而更實質性的問題是如何繼續下去。一旦當選教宗，保祿六世就有責任領導教會，並設法使大公會議有計畫地進行和取得成果，然後由參與普世大會的教長們帶回到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他所授權頒佈的梵二大公會議文件，也深遠地影響著現代教會的發展進程。六十年後的今天，普世教會仍努力將梵二大公會議的改革划向深處，且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五年前簽訂並兩度續簽的中梵協議也是先教宗保祿六世與當代世界對話願景的延續。因此，本文試著通過梵二大公會議頒佈的權威文件和從保祿六世的文獻（通諭、作品）中所呈現的他關於對話觀點的深入分析，來理解梵二大公會議後教會對當代世界所持的開放態度和步伐，以求對理解當下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所啟發。

## 1 保祿六世與當代世界對話的提出及原因

保祿六世在 1963 年 9 月 29 日第二期會議的開幕致辭中指出，他認為召開梵二大公會議的主要目的是：「教會的定義或自覺，教會的改革，所有基督徒之間的重新合一，以及教會與當代世界的對話。」<sup>1</sup> 這四個目的由內而

---

1 梵二大公會議第二期會議，〈保祿六世的開幕致辭〉，3.7 節（筆者譯），原文：senza dubbio allora appariranno evidenti gli scopi primari di questo Concilio: i quali scopi, per brevità e chiarezza,

外漸次展開。首先是教會須加深自覺，沉思自身存在的奧秘，探究和明瞭自身的根源、性質、使命，及最終命運。這些教義早已為教會所知，但卻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因為其中包含了從創世以來即隱藏在天主內的奧秘計劃。因教會的自省不可避免地會將基督所設想的理想教會形象——祂聖潔無暇之淨配（弗 5:25-27），與教會今天展現給世人的實際形象進行比較。而教會的實際面貌與其受召的理想之間的距離，和對其所受使命的回應之不足，使其覺察到自身需要改革，摒棄那些被良心所審視出的缺點，好似站在一面鏡子前，在內心檢討其所秉承基督的意像。教會在自我糾正中，重尋基督徒的團結合一，並進而與周圍世界建立關係。

保祿六世在其重要通諭《祂的教會》（*Ecclesiam Suam*）中，進一步闡述教會為甚麼需要與當代世界取得聯繫。他指出，教會理應與周圍世界建立關係，因為教會生活和服務於這個世界，其成員也因此受到世界的影響和引導。他們吸收世界的文化，遵守世界的法律，採用世界的習俗。這種與世界的密切接觸不斷給教會帶來問題，且有些問題極為嚴峻。眾所周知，這個世界有一部分地區近幾個世紀以來，已經脫離了其文化中的基督信仰根基，儘管

---

riassumeremo in quattro punti, che sono: la definizione o, se si preferisce, la coscienza di Chiesa, la sua riforma, la ricomposizione dell'unità tra tutti i cristiani e il dialogo della Chiesa con gli uomini contemporanei. Solenne Inizio Della Seconda Sessione del Concilio Ecumenico Vaticano II, Allocuzione del Santo Padre Paolo VI. 2023 年 10 月 16 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speeches/1963/documents/hf\\_p-vi\\_spe\\_19630929\\_concilio-vaticano-ii.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speeches/1963/documents/hf_p-vi_spe_19630929_concilio-vaticano-ii.html)。

它曾深受基督宗教的影響，並從中汲取力量和滋養，但其完全同化之深，竟不覺得要將自身傳統中諸多美好歸功於基督宗教本身。另一方面，是教會需面對二戰後被稱為新興國家的廣闊地域。整體而言，這個世界為教會提供了不止一種，而是上千萬種可能的接觸形式，其中有的開放而容易打交道，有的微妙而錯綜複雜，遺憾的是其中許多對於友善的會談懷有敵意而拒絕。因此，出現了教會與當代世界對話的迫切需要。

從靈性層面來說，教會所思念的是天上之事，因而存心進入天國，教會不屬於這世界：「他們不屬於世界，就如我不屬於世界一樣」（若 17:16）。當教會面對千變萬化且影響和制約其實際行為的周圍世界，她不能泰然靜坐無動於衷，她銘記保祿宗徒的教導：「不可與此世同化」（羅 12:2）、「保管所受的寄託」（弟前 6:20）。然而，若僅是保管與維護信仰，都沒有窮盡教會對她所獲恩賜的責任。基督賜予教會的恩賜的本質要求教會將這些恩賜傳遞給他人並與他人分享，去「使萬民成為門徒」（瑪 28:19），尋求整個人類永遠的得救。因此，教會一方面維護和推進基督信仰的生活，持續不斷地竭力防止那些能迷惑、欺騙和窒息她的一切；另一方面，教會不僅要適應世俗環境提供給她和強加給她的那些不違反其宗教和道德訓導基本原則的思想和生活形式，而且還設法努力接近這些形式，並加以淨化、提升、鼓勵和聖化。這就要求教會不斷進行自我審視，重新評估其外在行為，在履行使命時採取最佳方式，使自己與周圍人類的接觸更加密切、更加有效和有益。作為教會負有教育管理之職責的

保祿六世將這種「鑲於內的愛德的鼓動，勢必使之發作於外而變為愛德的恩物，用今日所流行的術語稱之為『對話』」，<sup>2</sup> 他深信這種適合傳教本來職務的對話責無旁貸。

## 2 保祿六世本人的對話觀點與準則

法國思想家 Jean Guitton<sup>3</sup> 所著的《保祿六世對話錄》第十章〈對話話「對話」〉部分，專門闡述了作者與保祿六世關於「對話」話題的討論，使我們可以略窺保祿六世本人關於對話的看法。Jean Guitton 讚譽保祿六世是歷代教宗中，最注意並最努力同人們交談的一位特殊教宗，讚歎他的對話，是對話中的對話，甚至是對話以上的對話。其緣由是保祿六世對話中的用詞意義非常廣泛，宛如反映萬物的一面明鏡，或者意指那些奧秘與思想的綜合，以及可能的存有。<sup>4</sup>

保祿六世自己對於對話曾坦誠吐露：對話實為一件十分困難的藝術。現實的對話中，對話雙方有時都停留於自己的立場，固若金湯、滴水不進地發表高論。教宗主張，真正的對話，應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應做英雄

2 參保祿六世，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譯，《祂的教會》通諭（臺中：光啟出版社，1964）。筆者綜合參考該通諭的英、意版本，文中引用時與中文譯本略有不同。2023年10月12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06081964\\_ecclesiam.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06081964_ecclesiam.html)。

3 Jean Guitton（1901-1999），法國天主教哲學家，是唯一一位以教友身份應邀出席梵二大公會議者，曾在大會中陳述其見解，並在大公會議閉幕典禮上，代表天主教知識份子，接受會議所頒佈的公函。

4 Jean Guitton 著，錢志純譯，《保祿六世對話錄》（臺北：輔仁出版社，1973），頁153-162。

般的努力，尤其努力從對方的觀點來觀察事物。因為愛德是越出自我的雷池，設法進入對方的心靈，以聽取其傾訴為無上秘訣。<sup>5</sup> 因此，教宗要求對話以聆聽別人的意見為前提，效法耶穌在聖殿裏聆聽經師（路 2:48），和在厄瑪烏的路上傾聽門徒們的談話（路 2:15-31）。他的切身感受是，在認真聆聽對方的觀點中，常會獲知一些新的事物，從而能擴充、淨化、加深自己的思想。即使有時對方持對立的批判立場，亦不失為未曾料到的一臂之助，因為任何異議都有它的部份真理存在，能用來糾正自己偏激的主張和使自己避免含糊，以便於進而更精準、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所以保祿六世的對話無意以指摘對方、壓倒對方的謬誤為快，而是希望在更高的真理內，承認對方的長處。Jean Guitton 在書中寫出自己的感受：與保祿六世對話，讓他感到親切自然。教宗不會擺架子與自我炫耀，沒有詭詐、虛偽的謙遜或客套。與保祿六世對話者，感覺自己的一切彷彿都從他而來，感到他深居於自己內心，有著不可抗拒的、潛移默化的力量。這或許與教宗的人格魅力和在任何範圍內以何種精神去尋求真理了然於胸有關：他的腦海中早已構想了一整套尋找真理的計劃，漸次在他的對話中展開，滲透到其所針對文化的所有褶皺和不同層面。這在梵二大公會議閉幕之際所頒佈的系列文告中——《告執政者書》、《告思想與科學者書》、《告藝術工作者書》、《告工人書》、《告貧困患病及受苦者書》及《告青年書》——可略感一二。這些文告讓我們感受到教宗期待中的對話範圍之廣，其才略氣魄之宏偉。

---

5 同上，頁 155。

在與 Jean Guitton 關於對話的討論中，保祿六世談及對話與辯證法的區別。他以黑格爾（G. W. F. Hegel）的辯證法為例，指出在後者的辯證法中找不到兩個精神的會合，而只是諸如三段論或數學推理，以正、反、合的程式，從一個概念引申出另一個必然概念。保祿六世對辯證法作了簡要的總結：

總之，辯證法不允許第二者的存在，其獨創的悟性，好比一只孤單的蜘蛛在忙於編結它自己的網，即使有類似的對話，亦不過像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梅農（Meno）的奴隸般，只能說出人們所期待、所允許他說的話而已。現代人喜歡辯證法而不懂得對話的藝術，這充分說明了現代人缺乏真正的自由，因為對話是兩個心靈對談著永遠的真理，是除了光明的真理以外，決不讓步的共同誓願，也是自由的共同實踐。<sup>6</sup>

由保祿六世的這段話語，我們可知他的對話不似柏拉圖式的構想人物情節，人為設定引向答案，這樣一來，或多或少地給人一種不自然感；也不似辯證法那樣形單影隻，在自我編織的網中踽踽獨行。相反，他真正矚目的是與對話者共同思考如何探尋真理。保祿六世認為自己的對話，是對話者之間內在的心靈進行交流。對話本身雖不能提供真理，但能促使兩個嚮往真理的心靈共同尋求和捍衛它。對話不僅是一個讓對方瞭解自己的機會，也是說話者向內瞭解自己的機會，它擴大了共同交流的基礎。在此基礎上，人們可以建立理解和親近。另一位學者 Pierangelo

---

6 同上，頁 156。



Chiaromello 在他關於保祿六世的研究中指出，保祿六世的對話裏，話語往往變成問題，即對聽者提問：說話者意在收集對話者的疑問和憂慮，鼓勵他走上尋求真理的道路，而這應始終是一種自由的內心征服，絕不是簡單的單向強加。藉著訴諸內心體驗的共同基礎，說話者和對話者之間建立起積極而重要的聯繫。隨著對所講內容的理解加深，對話者發現自己的問題，開始反思，而不再僅是被動地接受信息。他會主動參與到解答中，成為共同話語動態中的主角。事實上，作為普世教會牧首和慈父的保祿六世因諳熟關於基督信仰那清晰明確的真理，而更多地是他引導對話者走上真理的探尋之路。他希望任何聽他講話的人都有機會邁出信仰的步伐，帶著他們各自的生活包袱，及由各種不同因素組合而成的世俗存在，去瞭解基督信仰的至高真理。<sup>7</sup>

Jean Guitton 還與保祿六世交流了實際對話中常存在被對方說服的看法：對方的權威、德行、善意、慷慨激昂、所依據的理由等等，常使另一方不自覺地屈服。如何給予對話雙方一個平等的身份，保祿六世的解決之道是對真理的一致愛慕。對話雙方的地位雖有殊別，平等雖不能從社會地位、知識、權柄、年齡、才能及豐功偉績等獲得，但對話雙方的「意向」則常能平等：如因著愛德的行為，義人與罪人可以立即平等；因著對真理的愛慕，那些尋求它的人可以居於平等地位；因著對真理的誠心尋求，擁有信

---

7 P. Chiaromello, *Il rinnovamento liturgico cuore del rinnovamento della Chiesa nei dis corsi di Paolo VI (1963-1978)* (Roma: Edizioni Liturgiche, 2014), pp. 98-99.

仰的人與沒有信仰的人也可以交談。保祿六世觀察到，某些擁有信仰的人，由於對尋找真理的方法日益求精的結果，似乎也變成了沒有信仰的人；相反，沒有信仰的人，由於誠心尋找真理，在某種程度內彷彿已找到了真理。這彷彿是一悖論，但保祿六世深信真理與真理之間不會衝突，有信仰者的信德的肯定與無信仰者所推崇的科學的肯定兩者之間並沒有矛盾，基督徒應該做的是效法古聖亞巴郎在沒有希望中仍懷著希望一樣，躲避陷阱、雲霧及主觀的看法，使真理與真理最後能互相符合。因著對真理的堅信和秉承愛德的誡命，尤其是耶穌問西滿伯多祿是否更愛祂的「更」字（πολύς，若 21:15-17），為這又重又甘怡的「博愛」負荷，保祿六世想與整個世界對話，去更愛每一個人。

所以，保祿六世的對話基本上遵循了基督信仰自身的「真理與仁愛」準則，他的對話本身也成功地將信仰的這兩個基本要素結合在一起，並使它們不斷地相互作用，以實現更深入、更真實的共融。在保祿六世看來，基督信仰伴隨著人類的現實存在，它從未被邊緣化；基督信仰不是在特定的某一代人身上實現，而恰恰是在代代相傳的歷史長河中實現；基督信仰不能被簡單地固定在其被選擇和發現的那一刻，它是生活的基礎，給予人對話的渴望，幫助整個人類在世界的動盪滄桑及其走向和平的內在張力之間獲取平衡：在世界的黑暗中尋找神性的光明。

### 3 保祿六世與當代世界對話的方法和願景

保祿六世的基督教信仰和其對對話的理解形塑了其與當代世界對話的方式和為了達致願景而努力呈現的工作模式。保祿六世深信對話適合教會的福傳使命，繼承良十三世、庇護十一世、庇護十二世解決近代錯綜複雜問題的理論和方法，尤其是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的做法，將教會教理用現代人的語言表達，使之盡可能貼近當代世界的經驗和理解，盡力設法使基督信仰的信息能夠影響現代人的生活。正如保祿六世於勸諭《在新世界中傳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所給予的解釋：「因為現代人只有在基督信息中才能為他的問題找到答案，和發揮人類互助的力量。」<sup>8</sup>除繼承前任教宗們珍貴遺產外，因世界的複雜多樣性，具體的對話進程中，保祿六世還領導教會嘗試通過各種方式去努力增進與世人的關係。

#### 3.1 與當代世界對話的方法

保祿六世認為對話肇始於天主，「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若一 4:19），「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若 3:16），為此教會由受自天主的愛所流溢，首先滿懷熱忱地主動想與世人對話，分享救恩。保祿六世在《祂的教會》通諭中申明：教會對話的門為所有人敞開，教會竭盡所能，願對話成為普遍的、大公無私的會談。教會的對話常是深入淺出，謙恭有禮，循序漸進。教會一方面認識到人類歷史發展的緩慢性，等待天

8 保祿六世，劉鴻蔭譯，《在新世界中傳福音》勸諭（臺南：聞道出版社，1995），3 節。

主使對話生效的時刻；一方面亦珍惜寶貴的時間，不把今天可以完成的工作推遲到明天，而渴望和把握時機，主動向他人發起會談。<sup>9</sup>

一個奇特的現象是：當教會呼求聖神激發其內在活力，將自己與所浸沒的世俗社會相區別和分離時，它同時又將自己定位為賦予世界生命的酵母和拯救世界本身的救贖工具，堅信其傳教使命並滿懷熱忱，使自己能夠為世界的救贖提供服務。也就是說，她的基本目標是使人類（無論其處於何種狀況）成為其熱忱的福傳使命的對象。所以，教會的對話對象，自然是多種多樣：與兒童對話、與神學上剛起步的人對話、與信仰基督者對話，以及與無信仰者對話等等。針對這些實際情況，保祿六世主張對話須考慮如何適應對方的知識程度和實際環境，為此特別指出須注意下列幾點：

首先，流傳頗廣的風俗習慣，理解聖與俗之間的關係，並養成聖與俗觀念的習慣；其次，幡然致意人類社會面目的活動工作，和社會上各種意義的表現；以及現代人所達到的精明熟練。這樣的人或奉教或不奉教，但對文化、對思想、對發言、以及對適合身份的會談，已經足有資格了。與此種關係應緊密連接的是：一方面既要溫文有禮又要敬重他人，以對他人的和藹愜悌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另一方面迴避別人具有成見

---

9 參保祿六世，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譯，《祂的教會》通諭（臺中：光啟出版社，1964），2023年10月16日取自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06081964\\_ecclesiam.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06081964_ecclesiam.html)。

的謾罵，和到處興風作浪的污辱性的爭論，以及存心炫耀自己的任何空泛的會談。如果我們的會談未能達到使人立即信仰真教的目的，但我們仍然與之會談；為的是，一則我們願意尊重別人的身份和自由，二則為了尋求他的利益，而希望他的心靈與我們能促進更濃厚的情感和知識的交流。<sup>10</sup>

因此，教會的對話意在接觸心靈，與對方引起共鳴，具有清晰明瞭、謙和、依恃天主、審慎的特徵。對話時，充份考慮對方的處境和感受，心平氣和的地交流，避免頤指氣使的傲慢、盛氣凌人和強加任何負擔。對話中也滿懷依恃之情，相信對方的善意，於對方的異見亦表歡迎。因為保祿六世相信對話能增進雙方的友情，聯合彼此的心靈，在對方的意見中也能發現真理之光，以共同崇信美善天主，祂不受制於任何人在各樣事情上只圖一己利益的心思。所以，在這樣的對話中，真理與愛德雙管齊下，理智與友情相輔而行。

只是在日常生活裏，如何分辨「愛的誡命」？何時勸人讓步？何時又不該讓步？教會適應現代潮流應到甚麼程度？為了效法保祿宗徒對一切人成為一切，教會應當怎樣走向人群？因為人群之外無救恩，教會首先應該猶如降生成人的耶穌——取了人的模樣，服膺人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合乎人文而善良的生活習慣，教會都給予配合。保祿

---

10 參保祿六世，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譯，《祂的教會》通諭（臺中：光啟出版社，1964），2023年10月16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06081964\\_ecclesiam.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06081964_ecclesiam.html)。

六世於《祂的教會》通諭中重申：教會無貪圖一己利益的意圖，無任何政治和現世利益的目的，凡任何在現世具有人性價值的事物，教會都無任歡迎，且設法將之提升到超自然和基督化的水準。<sup>11</sup> 所以，教會深切地希望並隨時準備與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會談，這其中有與教會內成員的對話，與宗座分袂的基督徒兄弟的對話，和非基督徒的其他宗教信仰及無信仰者的對話。若對教會的情勢予以留意，會發現這些對話的工作業已開始，那麼，她所希望達致的願景是甚麼？

### 3.2 與當代世界對話的願景

保祿六世在梵二大公會議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向大會發表講話時，引導與會者進行廣泛思考，其中與世界的關係這一主題再次佔據重要位置。他在講話中指出，教會從未像現在這樣，迫切感到有必要瞭解、接近、理解、深入、服務和傳福音於所處的社會，幾乎是在其不斷地迅速變化中追趕它，並努力對它施加強有力的影響。這種態度係由自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發端之際人們迫切關注的「現代性」（modernity）議題以來，特別是十九世紀教會與世俗文化決裂後，由教會的救世使命所催迫。<sup>12</sup>

保祿六世領導教會所召開的梵二大公會議不僅非常關

---

11 同上。

12 參梵二大公會議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教宗保祿六世致辭，1965年12月7日，筆者譯。*Ultima Sessione Publica Del Concilio Ecumenico VaticanoII Allocuzione Del Santo Padre Paolo VI*，2023年10月16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speeches/1965/documents/hf\\_p-vi\\_spe\\_19651207\\_epilogo-concilio.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speeches/1965/documents/hf_p-vi_spe_19651207_epilogo-concilio.html)。

注教會自身以及教會與天主之間的關係，亦非常關注人，關注今天真實存在的人。對人的關注是教會與世界相遇的關鍵點，教會不僅是人類願景的承載者，而且其整個行動都以對人類的真誠熱愛為動力，教會旨在保護、促進和服務人類。保祿六世通過聖召的觀念，把人的發展和天主對人的計劃聯繫起來。在天主的計劃中，每個人蒙召去發展自己，聖召銘刻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指引他走向造物主所預定的目標，而世俗的人文主義：

禁閉在狹隘的範圍內，離開精神價值和人類本源的天主，或能表面取勝，因為人沒有天主的直接參與也能處理世事，但遠離天主，最終只能導致反對人性。排除天主的人文主義是一種不合人性的人文主義。真正的人文主義，在乎歸向天主，認識供給真確人生觀念的聖召。人絕不是衡量萬物價值的最終尺度，人只有超越自我，才能真正實現自己。正如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說的：人無限地超越人。<sup>13</sup>

並進一步指出，每個人均隸屬於整個人類，因而整個人類也蒙召來協助個人完成圓滿的發展。為了謀求發展，「日益需要更多技術人員，則更需要深思遠慮的明智人士，以尋求新的人文主義，使現代人承認愛情、友誼、祈禱、靜觀的至高價值，而能更徹底地認識自己。這樣，才

---

13 參保祿六世，沈鼎臣、天主教教務協進會譯，《民族發展》通諭（臺北：《鐸聲》月刊社，1967），42 節。筆者綜合參考該通諭的英、意版本，文中引用時與中文譯本略有不同。2023 年 10 月 16 日取自：[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26031967\\_populorum.html](https://www.vatican.va/content/paul-vi/it/encyclicals/documents/hf_p-vi_enc_26031967_populorum.html)。

能完成圓滿而真實的發展，那便是為個人、為人類，由不很合人性的生活條件，過渡到更合乎人性的條件。」<sup>14</sup> 因此，保祿六世將人類的整體發展視為一個階梯，劃分為不同階段，從需要確保物質生存條件的基本標準，到文化和道德條件，直至承認生存的最高價值，這與天主賦予每個人的崇高使命息息相關。

全面的人文主義，意味著全人和所有人的發展。在《民族發展》（*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中，保祿六世這種關於基督宗教人文主義的理解啟發了他對各國人民的發展，以及他們被要求在上世界上建立公義關係的思考。在通諭的第二部分，保祿六世闡述了「個人的全面發展，離不開全人類的一致發展」這一原則，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誠懇對話，共同促進人類的整體發展。尤其是希望較富的民族秉持社會團結互助、正義和公益責任，支援弱小國家。他鼓勵：

---

14 同上，20-21 節：「生活於不很合乎人性條件者，就是那些缺乏物質，連為生活必需的最低供給也沒有的人，或缺乏倫理觀念，為自私所摧毀的人們。不很合乎人性的生活條件，即是由妄用財富、濫使權力、剝削工人的勞力、訂立勞工契約的不義，所產生的迫害。所謂更合人性的生活條件者，乃是由窮困至於獲得必需財物的進行，對社會災禍的勝利、智識的擴展、高深教育的獲得。『更合人性』，即是對別人人性尊嚴的重視，對安貧樂道的向慕，對公益的合作，對和平的切望。『更合人性』，也是人們認識至高美善，並認識天主為至高美善的泉源和目的。最後，更合人性的尤其是信德，善心人所收受的恩惠與基督聖愛結合，祂召喚眾人，以子女名義分享永生天主——人類之父的生命。」



不同文化之間，如同人與人之間一樣真誠對話，為建立兄弟情誼鋪平道路。如果每個公民，無論是政府領導人、公職人員還是普通工人，都融洽友愛，懷揣建設跨越全球的人類普遍文明的真誠願望，那麼為改善人類生活而提出的計劃將使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努力。這樣，將開啟以人為中心，而非以貨物或技術為中心的對話。如果這種對話，能給受惠民族提供提升自我和實現更高層次精神生活的途徑；如果技術人員懂得如何成為教育工作者，所傳授的教導充滿精神及道德的高等品質，高至足以保證，不但經濟而且是人性的發展，則這種對話的成果將永久存在，即使援助中止，而所建立的關係，亦將堅如金石，誰能否認這樣密切的聯繫對世界和平所有的貢獻。<sup>15</sup>

席捲 19 世紀和 20 世紀的世俗默西亞主義，試圖借助科學進步手段使人類擺脫貧困，進而尋求一個能夠消除不平等的公正社會。然而，現實情況卻宣告了這些社會活動賴以活躍的虛幻願景的終結。其結果是，今天似乎愈來愈難以確定人權的主題，而事實上，那些享有更優越生活條件的人往往會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上千年來沉澱在法律和習俗中的關於人類的共同信仰遺產正在受到日益明顯的侵蝕。在前所未有地強調人的尊嚴及其權利以及絕對保護這些權利的必要性的同時，這些權利的實際內容以及確定哪些符合人的尊嚴、哪些有損於人的尊嚴的標準卻並不確定。<sup>16</sup> 因而，由保祿六世基於對基督宗教人文主義的理

15 同上，73 節。

16 Cf. A. Maffei, *“In dialogo con il Concilio. La visione della Chiesa*

解，期望按照各種客觀且可變的方式，去推動並開展對話。進而，他希望藉由對話開啟為人服務，謀求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條件，建設以團結為基礎的全人和全人類的整體發展理想絲毫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教會當下亦全心全力繼續去推行。

通過上述關於保祿六世與當代世界對話願景的綜合梳理，可知保祿六世的對話理論是基於對教會自身身份的反省。對話當中的保祿六世仰賴天主，積極拓展自己的信仰皈依。他試圖和與談者一起，溫情地激發人性的光輝，促進彼此致力於逐漸恢復由天主而來的神性肖像的原始尊嚴。在意識到教會的實際作為與其蒙召服務人類的使命之間，存在著自十四世紀文藝復興運動就日愈拉開的巨大差距之際，他認為迫切需要尋求改革：從對話開始，走進人群，以便回應時代的需要。

通過本文的研究，我們瞭解到保祿六世的實際對話常是深入淺出，謙恭有禮，循序漸進，具有清晰明瞭、謙和、依恃天主、審慎的特徵。具體的步驟是效法耶穌謙卑聆聽別人的意見為前提，優先適應對方的知識程度和實際環境；然後，秉持基督信仰的「真理與仁愛」準則，在逐步理解和親近的過程中，幫助對話者發現自己的問題，進而主動探尋基督信仰的真理；最後，對話者會自然而然地意識到應該以信仰真理來指導現代人的生活，發揮人類互助的力量，共同致力於全人和整體人類的發展。這與蘇格拉

---

*nell'insegnamento di Paolo VI,*" *Teologia* 44 no. 3 (Oct 2019): 373-379.

底透過「反詰法」督促與談者「承認自己無知」有所不同的是，保祿六世確信存在著具有客觀明顯性的客觀真理。基督宗教所秉持的溫和實在論，是對話者之間求真問道的基礎。耶穌基督是真理，是事關生命的真理，讓人自由的真理（參若 8:32; 14:6; 18:37）。

保祿六世的對話使命，總是與教會的福傳努力、天國見證，服務於整個人類的願景緊密結合。他希望，國家與國家之間藉著對話，能夠團結互助，在日復一日的努力中，建立符合上主旨意的愈加完美的公義秩序。從而這也為梵二大公會議以後，歷任教宗們和整個天主教世界秉持主動、開放的對話態度奠定了基礎。教會積極致力於謀求與不同地域、不同國家的組織或機構之間坦誠地溝通、謙卑地聆聽、溫情地尋求共識。無論是教會內部，或信仰其他宗教者、或無宗教信仰者，教會都渴望與其進行溝通交流。有目共睹，梵二大公會議閉幕以來這六十年間，教會在人性關懷、生態皈依、區域合作，以及世界和平等方面所推動的實際性對話，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卓越成果。

## 評論：保祿六世對話理論對當下天主教中國化的可行性啟發

保祿六世與當今世界對話的願景，為後任教宗們所承續。他所開啟的羅馬教宗國際牧靈訪問先例<sup>17</sup>——1964年赴聖地朝聖，至教宗方濟各完成若望·保祿二世遺願的蒙古朝聖之旅，已沿襲一甲子。梵二大公會議結束時，保祿六世將促進基督信徒合一秘書處設為教廷的一個常設機構，從那些向梵二大公會議派出觀察員的教會和教會團體開始，推動了與羅馬宗座分離的教會及教會團體進行一系列實質性的對話。在這一領域，可以看到自《大公主義》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提出合一願望以來，關於普世對話的實踐和理解所經歷的快速發展和深刻轉變。在《大公主義》法令中，對話被描述為一種由受過適當訓練的學者更好地瞭解基督宗教當中其他傳統的方法，並沒有突出其教會意義。然而，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的幾十年裏，天主教會與主要基督教會之間發起了正式對話，其中許多對話的公開友好申明使重新建立完全的教會共融成為可能。

中梵對話是普世教會共融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唯一一位因牧靈訪問，而踏上香港土地的教宗，保祿六世一

---

17 意大利於 1870 年統一後，教會在意大利中部和羅馬的大部分領地喪失，庇護九世（Pius IX, 1846-1878）被困於梵蒂岡，自稱「梵蒂岡之囚」。在此後的 59 年時間裏，教宗的活動範圍最遠只到聖伯多祿大殿入口。1929 年《拉特朗條約》簽訂後，「梵蒂岡之囚」時期結束，但教宗庇護十二世和若望二十三世的探訪活動僅限於羅馬，保祿六世時始開啟羅馬教宗國際牧靈訪問的先例。

直心繫中國教會。其後，若望·保祿二世在「關於利瑪竇來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致詞中表示，祝望開闢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的空間。本篤十六世繼承這條路線在《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的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及教友的信函》中表示，教廷願與中國對話，期盼「不久就能見到聖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具體溝通合作的途徑」。教宗方濟各繼承前任的行動和訓導，渴望繼續為這項對話努力，推動並支持與中國政府進行官方對話，簽署關於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sup>18</sup>自2018年9月22日，中梵雙方簽署主教任命臨時性協議以來，已經三次續簽。這充分表明，在對話互通、相向而行的道路上，雙方都做了持久的努力、釋放了持續深入對話的願景。所以，中梵對話並非權宜之計或方便之舉，而是天主教會自梵二大公會議以來一直遵循的道路。被稱為至公的教會，並非徒有虛名，亦非突然接受委託給她的促進人類大家庭的統一、互愛及和平的任務，而是在福音而非經濟、政治利益的激勵下，開展彼此開誠佈公、互相敬重的對話。對話的推進也需克服多重的困難，需要雙方的誠意和智慧，擱置細節、求同存異，藉對話克服過去的不解和治癒歷史留下的創傷，進而為中國人民的福祉，並為世界的和平發展攜手合作。

18 參梵蒂岡通訊，〈聖座與中國人民共和國簽署協議：一段漫長旅程的果實〉，2023年10月16日取自：<https://www.vatican-news.va/zht/vatican-city/news/2018-09/zh-china-holy-see-agreement-catholic-church-vatican.html>。